

這次的旅行，我考慮了較長的時間，不曉得該不該去。熟悉那裡的朋友，有的很慎重地先向我「道別」，有的要我不要一個人去，多半的朋友要我很小心，並承諾為我禱告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在出發的前一晚，很意外的，程姊妹替我連絡上一個她在土耳其的好朋友 Kathryn，替我安頓了第一天的接機、晚餐、聖誕崇拜和住宿。上帝在我出發之前，讓我隱隱約約感覺到，祂要我知道：祂愛我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三早上，我提早出門，去替 Kathryn 買禮物，順利到達機場，一切都很妥當。直到入了等待登機的大廳，滿目都是土耳其人，在到處懸掛著禁止吸煙的告示牌下吞雲吐霧。我排隊等待著打個電話，「排」在後面的人好像沒有看見我的存在。我心想：我已經入境土耳其了。

飛機到達伊斯坦堡（Istanbul）後，我很快就找到我的行李。走出機場的關卡，沒見到 Kathryn，卻見到一個光頭的男士拿著一張紙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，他說他是司機，然後把我帶入一輛真皮座椅的汽車，堅持我必須坐在後面。他開車走向城內，路途中他用電話向 Kathryn 報告任務完成，Kathryn 也和我問好，告訴我要三十分鐘到家。

Kathryn 的生活非常豪華，大門有警衛，庭院中有看守人（我想他們是二十四小時監候的，因為我們夜裡兩點崇拜完回來，他們還在工作），家中有佣人伺候。豪華的房子、碧綠的草皮，游泳池裡滿滿的水，我還見到她的女兒和一隻極大的狗。整個下午和晚上，我想盡辦法說說話，講講生活和信仰，但我感覺一種令人窒息的哀愁瀰漫在整個房子裡。晚餐後，又熬了數小時，才出發去赴十一點的聖誕崇拜。

聚會一個古老的教堂，雖是個安力甘教派（英國國教），但是儀式、裝飾很像東正教，有香火和蠟燭味，儀式很隆重，唸了很多禱告辭。司機先生是第一次走進教堂，靜靜地坐著，Kathryn 非常虔誠地跪著禱告很久，她的女兒也靜靜地坐著，我則隨著多數人的動作，或跪、或站、或坐。最後，我和 Kathryn 去「至聖所」，跪著恭領聖餐。這是我第一次跪著領聖餐，跪在那裡求上帝赦免我這一年的罪，求上帝寬恕我這一年的軟弱。深夜，我們回家，Kathryn 說：「今天晚上真好，他們用的酒很好。」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司機休假，早上十點十五分，Kathryn 載我去巴士公司，這是昨天去教堂的途中司機載我們去問的公司，他們十一點有巴士去 Izmir，我已經訂了座位。車子在一團如漿糊般的交通狀況中緩緩前進，我惟有把一切交托神，才得以平穩地坐在車上。感謝神，差兩分鐘十一點我們到達，由於無法停車，我們匆匆告別。巴士站有個人會說德語，我問了一些問題（後來才發現在 Izmir 要找到一個會說英語或德語的人並不容易，這個人是上帝給我的恩典），他告誡我要非常小心。

十一點多我坐上一輛小巴士，開了約四十分鐘才到達巴士總站，我必須等到十二點半坐大巴士，那裡人潮洶湧，格外混亂。我發現土耳其的長途巴士全是私營的，數十家巴士公司，各擁地盤，招收旅客，如同台灣的野雞巴士。上了車，車子走了很久，我總感覺仍在伊斯坦堡轉，轉了一個半小時才到達伊斯坦堡的另一個巴士站，伊斯坦堡太大了，又被海東隔西攔的，交通極不方便。再出發時，已經兩點四十分，開到 Kartal 等船過海，這一來又等半小時，車子走過大大小小的城市，途中又放人下車，又招人上車。感謝神，我不暈車，車上的服務人員對我十分友善。我沒有想到從伊斯坦堡到 Izmir，565 公里的路，居然要開那麼久，在完全無法估計到達時間的害怕中，只有禱告求上帝保護。

晚上十點十五分，車子到達 Izmir，可是仍是郊外的巴士總站。我不知道如何進城，我去巴士公司詢問，遇到一個會德語的老人，他叫我坐著等，十點三十分會有巴士公司的小巴士來載我，我乖乖坐著，五分鐘後他的車來了，他走前告訴第二個人照顧我，又過五分鐘，第二個人的車也來了，他告訴第三個人照顧我，終於，我的車來了，那人叫我上車。我也不知道坐到哪裡下車，一直坐到全車都走光了，我就跟著下來了。有個好心人要幫我，但是話不通，我一眼望見巴士公司的分店，就比著那裡謝謝他。

去巴士公司問好明天去 Efes（以弗所）的車班，我就到巷子裡去找旅館，很順利。十一點開始找旅館，十二點我已經洗完澡躺在床上，實在感謝神。第一晚，睡的很差，那裡非常吵，水箱的水整夜滴答流落，街上到處笑談喧嘩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早上吃了土耳其燒餅、煮蛋和紅茶，又買了柳橙和水，就出發去以弗所，Izmir 的交通也很糟。Izmir 以前叫示每拿（Smyrna），公元一五五年，忠心事主的主教坡旅甲（Polycarp）在此被火焚燒殉道，坡旅甲寧死也不願咒罵基督換取釋放，他留下一句名言：「我事奉基督已經八十六年，祂未曾虧負我，我怎能毀謗我的君王、我的救主呢？」

我一直想個問題：土耳其曾經有過多少忠心殉道的真基督徒，為何會淪陷呢？今天這裡全部是伊斯蘭世界的版圖。當年保羅走過的城市，多半在土耳其，留下豐富基督文化遺跡的小亞細亞，今天全是異教天下。基督教不好嗎？所以被伊斯蘭教淘汰了？在基督信仰傳承的過程中，問題出在哪裡？

十一點之前，我到達了 Selçuk，離以弗所三公里的城市。我搭上小巴士去以弗所，只走了兩公里，就必須下來了。我也高興走一段路，心情非常愉快，很感謝神讓我來到【新約聖經】中【以弗所書】的以弗所！而且是有藍天白雲的好天氣。我在古蹟中走來走去，看了很久，碰到說英語或德語的旅行團，就跟著聽一些介紹。這是我單人旅行慣用的方法，不被壞人認出是單獨的旅客，又可以聽到導遊介紹，但我並不跟著固定的一團走，免得白佔太多便宜，良心不安。

回程有一個人停下摩托車載我，我看他還善良，就坐上了。真棒！他把我載到另一個古

蹟區，在 Selçuk。當年，他參與了挖掘古蹟的工作，現在，他在古蹟區附近挖出一大堆上好的菇類。他的小孩在那裡等他，並替我介紹風景，又替我拍了第二張照片（第一張是在 Kathryn 家晚餐，由佣人所拍）。

我走回 Selçuk，途中看見一群人走進一個地方，我就跟去看，原來是個博物館。上帝帶我看了以弗所博物館，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博物館在哪裡，神已經把我帶來了。在那裡我看見了古代以弗所的考古發現，一尊亞底米神（Artemis）多乳的塑像令我印象深刻。

回到大路上，我學當地人伸手招車，招停了一輛野雞巴士，載我回 Izmir。回到昨天住的旅館，不料爆滿，原想再多住一晚，好好吃個晚餐，現在只感覺心中一個聲音：「走！」我拿回行李，走到巴士公司，正好有一班車去 Denizli，我匆匆買個麵包夾肉上車。去 Denizli 大約每兩個小時有一班車，我正好在最後一分鐘上車，四點半上車，晚上九點十五分到達，連著兩天在巴士上吃麵包度日。

一個忠厚熱情的男士在巴士站招呼我，帶我去搭往 Pamukkale 的小巴士，並願替我揸行李。他把我帶入一輛又破又老的小巴士，坐在一群鄉下男士中間，他就走了，又去找別人，原來他是開旅館的，要我去住在他的旅館。人陸續上車，擠的一塌糊塗，這是晚上最後一班車，我發現大家都擠得很高興，這是一種鄉情的愛，我很小的時候見過的。我付車錢的時候，旁邊的人湊來看我的錢袋，然後對別人說我，我猜他向別人誇我精明。我有四個不同的袋子放錢，我按所需的金額拿出不同的錢袋，使我每次付錢都像個窮光蛋在掏錢，錢還是放在一個舊信封裡，一幅窮酸樣子。這個熱情忠厚的年輕人給我一張卡片，上面把房間描述得很好，二十四小時熱水，有浴廁，離風景區近，美金十元，於是我跟著他。對了，還有代為預訂車票的服務。

Denizli 到 Pamukkale 十九公里，車行半小時。到了旅館，先被迎上頂樓，飽食一頓炸魚，這是個家庭餐館兼旅館。他拿一本旅館留言簿給我看，寫了很多誇獎的話，使我很高興住對了旅館，因此吃炸魚也多付了一點小費。到了十一點多，互道晚安，我才進房間。一陣涼氣襲來，我才發現：沒有暖氣。冰涼的房間、冰涼的床舖、冰涼的的牆壁。我凍了一夜，捲成蝦米縮著禱告，感謝上帝給我這個地方住，可是求祂不要讓我生病。這一夜也沒睡好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早上起床，夜裡一度不通的鼻子也通了，精神還算好，感謝神。吃過早餐，他們熱心的打電話替我訂票，後了開了票，十二點三十分由村子上車，十三點三十的巴士票，往 Konya。我居然可以在旅館付錢，1,600,000 土耳其里拉（一元新台幣約等於 4000 土耳其里拉）。我昨晚在留言簿上看到有人說有一條上山的近路，清早吃飯時，看到一個人上山，於是我就去找這條路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真棒，走在一片白山上，經過滾滾流下的溫泉水，風景和天氣都是一流的。這一片白山是經數十年溫泉水沖流所形成的世界奇觀，像極了積雪的山，非常美。

山後，廣大的羅馬古蹟更吸引我。從一九八九年到德國，我不知道爲什麼，對古蹟、堡壘、破城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愛好。我在山上走了很久，幾乎忘了這不是我本來的目標。然後，我找到一條更險、更美的路下山，走一半差點找不到路，小驚一場。走回村子，看到幾個婦人圍坐樹下作餅，她們招呼我去同坐。

我才剛蹲下，她們就倒茶給我，又拿一塊餅給我吃。那餅又大又薄，裡面夾有青綠的東西，還有其他的餅夾奶酪，味道不錯。正當我大口吃餅時，招我去的一個婦人拿出了一袋子她織的毛線手套、襪子等物，開價希望我買。我口裡還嚼著人家的餅，實在不好意思拒絕，突然想起方弟兄說的一句話：「阿拉伯人所有的熱情，就是想要你的錢。」價錢以瑞士行情估計也很便宜，於是我略略殺價之後，買了一點東西，接著，其他婦人也拿出自製的其他東西來，我只好婉謝了。

回旅館拿行李，在等車去 Denizli 的路旁，遇見了四位說英語的遊客，他們的路線正好和我相反方向，於是我把以弗所資料告訴他們，他們把去加帕多家（Cappadocia）的資料告訴我，他們提供了我一個寶貴的地名 Göreme，並告訴我找哪個巴士公司才有車可以到達。

當小巴士到達 Denizli 時，我驚訝地發現沒有我要搭的那班巴士。有個人把我領到另一個巴士公司，把我的票給裡面的人看，那個人給我開了另一張票，票價 1,300,000 里拉，旁邊有一個人要我付錢。我硬不掏錢，很委屈地說：「我付過了，我付了 1,600,000 里拉。」裡面的人無奈又有些生氣的揮手叫我走，並說："OK, OK, No Pay, No Pay."（好了，好了，不付，不付）。

兩點我上了車，腦中想著旅館男士那張熱情忠厚的臉，早上我還送他一塊瑞士巧克力。從沒有冷氣的房間到代售車票，我一直在受騙還心懷感激，多付小費。不過，感謝上帝，我沒有生病，金錢的損失不到瑞郎三元（約合新台幣七十五元）。回顧幾天來的經歷，我突然很深、很深地感覺上帝何等愛我。我實在慚愧極了，我是個無用的僕人，多少日子，我對上帝不滿，我失去信心，失去愛心，也失去勇氣，我抱怨，我曾發牢騷說：「我希望在土耳其，上帝派個人來，一槍把我斃了，活得太累了。」現在，我在土耳其，上帝沒有派人來殺了我，反而在每一天，在每一件事，上帝不停地要讓我知道：祂是何等地愛我。淚水濕了我的眼，在由 Denizli 到 Konya 的巴士上，我誠懇地向主求呼求：「耶穌，我要更愛你，我知道我作不到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幫助我，我要更愛你，我要愛我的兄弟姐妹，我要愛我身旁所有的人，我作不到，求你幫助我。」在這一時刻，我學到了土耳其之旅的第一個功課－上帝愛我。

晚上九點多，車子靠近 Konya 時，我向上帝祈求：一、希望 Konya 令人喜愛，因爲我將在這裡度過主日，我要守主日，我需要休息。二、希望能找到合適的旅館，我從到土耳其到現在，連日奔波，又睡不好，我已經十分疲乏了。還有一件非常感謝上帝的事，我每月的「好朋友」早上來了，正好星期天可以休息休息，由於長途巴士有時三個小時

都不停車，車上也沒有廁所，若在巴士上遇到麻煩，非常難處理。

Konya 舊名以哥念 (Ikonium)，在十二、十三世紀時是土耳其的首都，車子鄰近時，我看到一列漂亮、乾淨、現代化的電車。這裡果真比伊斯坦堡和 Izmir 更有秩序，也清潔一些。在巴士總站外面，我問到了入城的小巴士，裡面有個人正和司機聊天，他用英語和我談，然後掏出一張名片，簽上名，介紹我去他朋友開的旅館，又囑咐司機到站叫我下車，然後他就走了。上帝在每一步，要我看見祂的手引導我。我的祈求都蒙應允，Konya 真好，旅館也不錯，因著這張名片，我得以殺價成功，位置合宜，房間安靜，有浴廁、暖氣，1,500,000 土耳其里拉。

晚上，一切真好，也真累，但是仍然睡不著，我翻來翻去，太熱了。終於，我想到可以把暖氣轉小一些。出來幾天，每天防盜、防色鬼、找食、找住，好像人都笨了。我發現自己一直太緊張，可能也因喝了土耳其濃濃的紅茶，因此睡不好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主日，很輕鬆的一天，我去郵局買郵票，不料因語言不通，他們把我十四張只有寫地址的風景明信片全打上戳記，投入大袋裡，我比畫了半天，他們才知道我還要寫些字，又翻出來。我只好在郵局火速的寫完十四張卡片，很遺憾不能貼郵票，他們的郵票挺漂亮的，可是沒辦法了。下午，我去博物館和公園，我對伊斯蘭教了解很少，因此對於博物館內的東西以好奇的心態看，沒有感情，不少人在裡面禱告，他們伸手的樣子，和某些基督教會一模一樣，雙手向前伸出，手心向上。許多伊斯蘭教的寺廟大有名氣，但是我不想進入。

傍晚去找吃的東西，碰上一個年輕男子，告訴我他是加帕多家的人，拉我去他叔叔家，送我加帕多家的地圖，順便（在他可能是主要目的）推銷地毯。他介紹我到加帕多家去他哥哥開的旅舍和旅行社，我出門時，他追上來說：「如果妳願意，我可以陪妳睡覺。」我笑嘻嘻地說：「不，謝了。」我現在學習笑嘻嘻地拒絕，以保護自己。我在心裡決定不去他介紹的地方住。

晚餐吃了很多肉，飯後匆匆回旅館，天一暗，我很不想在外面逗留。在床上，我想了過去幾天，覺得自己表現地可圈可點。錢也沒掉，有吃，有住，正在自我陶醉時，上帝把一段經文放在我腦裡：

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，

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(詩篇一二七 1)

我驚覺，我是誰，我算什麼。若有一個人拿刀比著我，我能作什麼？若不是耶和華上帝保護我，我豈能保護自己嗎？我為我的自誇、驕傲感到羞愧，我是這樣輕易地就竊奪上帝的榮耀。在這一刻，我學到了土耳其之旅的第二個功課－上帝保護我。我感謝，並把

自己完全放在上帝手中，祂會保護我。這一晚，我得到一個很深很甜的睡眠，醒時甚至不知道身在何方。從這一晚開始，我的土耳其之旅夜夜睡得香甜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星期一，我出發前往 Göreme，一路上平原廣闊，看不到房子。車上有個小女孩哭了起來，我找出一塊巧克力送她。一車的人並不多，因著這塊巧克力，大家都對我非常友善。後座的人和我說話，從英語到德語，又送我一張他地毯店的明信片。看著那位母親、那位父親和那滿足地吃巧克力的孩子。她不斷要求要吃，父親只好大塊大塊的餵食，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作對了？還是作錯了？

車子到了 Nevsehir (s 下方還有個逗點)，就開始見到獨特的洞穴住宅區，經過 Uçhisar 更美的一面山都是洞穴，接著就到了 Göreme，是這整片特殊景觀的中心點。這天下起毛毛雨，是來土耳其碰到的第一個下雨天。我很想也能找個洞穴來住，就往靠山的地方爬。爬到了一個很高的旅館，關店整修。我正往下走，風景太美，就停下來拍照，站在一家門前。不久，走出來一個人看我，問我，然後說：「我帶妳去我朋友家，他有洞穴房間。」

我的洞穴房間很好很好，是在土耳其十日遊中最好的房間。三面牆是洞壁，外面再用水泥蓋上牆、窗戶和門，裡面也隔出浴廁，有獨立的走道。陽台可以見到全 Göreme 的美景。我到外面飽餐一頓，到處走走。有個賣酒的老人熱情的招呼我進去吹暖氣。雨越下越大，我就躲回洞中安歇。

十二月三十日，我很早就醒了，看天色是下雨天。我出發到附近的露天博物館，只有一公里，我走路去。昨天有人遊說我參加二十二美金的一日遊，我覺得太貴了，當地的物價不高，車資很低，我決定自己走。

露天博物館有好幾個洞穴教堂，均是十至十一世紀避難的基督徒挖出來的。洞穴教堂的牆上、頂上畫滿了聖經人物和故事。有個叫做「黑暗教堂」(Karanlık Kilise, 英文 dark church,) 的洞中，壁畫保存得特別完好，也畫得特別多，據說這裡只有修道士才能進來。有的洞穴裡還有不同的隔間，上下層和浸池，其工夫之深，令人讚嘆。我覺得好可惜，這一切都成了廢墟。我仍然問上帝：在基督信仰的傳承過程中，問題出在哪裡？日本遊客很多，興奮地到處拍照，我卻有一種沉重的感覺。

出了露天博物館，我徒步到 Ürgüp，無車可搭，下小雨。走沒多久，停下一輛私家車，裡面的兩個男子和悅地問：「Ürgüp？」我點頭，他們就打手勢叫我上車。他們和我話不通，我也樂得看風景，他們自己談話。不久，我就到了 Ürgüp 的洞穴風景區。

遊完了 Ürgüp，我去車站問到了去 Avanos 的車。先去大吃一頓，買些餅乾，回來坐車。十二點開車，車資 100,000 (約瑞郎一元或新台幣二十五元)，一路上風景很美，到了陶器重鎮 Avanos，我看了一家店，又回車站趕車去 Özkonak。我的目的地是個挖在地底的

城市，在那一帶有四個地底城：Kaymakli、mazi、Derinkuyu 和 Özkonak。

車行中，雨成了雪，越下越大，天地變色。下車時，積雪有數公分了。我走在極少人煙的小村子，大雪傾瀉而下，走了三十分鐘看到一個賣票的亭子。還沒有買票，就被迎接進去吹暖氣，土耳其人的熱情真令人感動，外加一點迷惑。

地底城的入口很不起眼，進去後，順著直不起腰的窄小通道越鑽越深。層層有房間和通風孔，非常新奇。上來後，我又去烤火，不料小亭子裡多了兩個年輕人，我和和四個男人擠坐著，他們說現在沒有巴士，叫我在那裡等，比出去在雪中等要好，我掏出餅乾大請客。坐了不久，我就早一些先走了，走到外面，巴士要等二十分鐘才來，我才站兩分鐘，上帝又差來一輛私家車停下來，車上的人笑嘻嘻地問：「Avanos？」

回到 Avanos，我要搭去 Göreme 的巴士剛剛開走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，一輛隨後的小巴士來到，司機叫我上車，走到一座橋頭，他開門叫我火速下車跑去追那輛正等著過橋的巴士。土耳其人太可愛了，感謝上帝，有那麼多善良的土耳其人協助我走完這趟旅程。

我不小心，錯過了在 Göreme 下車，從下一站 Uçhisar 走路回家。我高高興興在大雪中邊走邊和耶穌說話，別人花了二十二元美金車資，我花了 270,000 里拉（新台幣六十八元）的車資，另外 475,000 里拉的入場卷和 550,000 里拉的中餐。錢倒其次，我玩得好自由、好高興，遇到好多善良的人，感謝上帝。Göreme 在大雪中，展現出和來的時候完全不同的景緻，白雪和岩洞形成很特別的風貌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一九九七年的最後一天，我由 Göreme 去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（Ankara），坐在我身旁的是位韓國人，在聊天當中，他告訴我一個重要的地名 Sultanahmet，是伊斯坦堡的觀光重點。

除夕夜，我在安卡拉走了很久才找到合適的旅館，不料，住到了一個很差的房間，有如樓頂的庫房，與人合用的浴室和廁所又髒又臭。我用一慣的話安慰自己：「現在適應了，以後能去中國傳道。」（沒有想到果真後來去了中國內地很貧窮骯髒的地方傳道）我高興地上上下下，進進出出，令那個派給我房間的老闆很驚奇。

元月一日，新年，在一個沒有任何地圖、地鐵圖、公車路線圖，語言不通的地方，我如瞎子摸象般，上了公車亂坐，遊覽全市風光，安卡拉很大。公車收票員對我說話，好像不高興我不下車，我多付錢他也不拿，我看著他，他一直說，說到他自己笑起來，我一句也聽不懂。終於，我看見路旁有古蹟，立刻站起，公車司機立刻停車（車並沒有到站），我向收票員笑笑，揮手下車。上帝把我帶到了安卡拉挖出的古羅馬浴池區。

當天中午，我出發回伊斯坦堡，在安卡拉巴士總站找不到巴士，原來是票開錯了。巴士公司應我的要求安排我坐另外一家公司的巴士，在同樣的時間啓程，十二點半。在安卡

拉和伊斯坦堡之間有高速公路，但巴士總是繞進小城市多載些人，因此有很長的一段路走一般的山路，耗力費時。

晚上七點多，到了伊斯坦堡，巴士總站因天黑了，人少了很多。我下了車，也不知道如何進城，有一輛九人座的小巴士招呼我上車，但又找不到其他的人共乘，我夾在兩個男人中間坐著，他們要我付 2,000,000 里拉才送我進城，我拒絕了。他們把我載回原地，丟下我就走了。我到處問，但找不到一個會說英語或德語的人。八點多了，我站在巴士站中間的廣場，呼求耶穌。

有個人走過，我問他：「Sultanahmet？」（反正說別的都沒有用，韓國人給我的地名現在發揮了功用），他指著遠方的一個門。我走去，發現是個地鐵車站，太好了。我見人就問「Sultanahmet？」他們就指出方向，上了地鐵看到一個路線圖，我知道必須坐這班地鐵到終點站 Aksaray，再換車才到到 Sultanahmet。到了 Aksaray 站，碰見三個年輕人與我談天，其中一個人指引我換車的地方，我走了好遠找不到他說的地方，後來碰到一個會說法語的老人帶我走，他實在好心，把我一直帶到車站。走到車站，正好趕上往 Sultanahmet 的車，上車坐下，車行兩站，發現那個騙我揹著行李走一大圈冤枉路的人就坐在我後面。

那個人朝我笑，他說：「妳找到了。」我累壞了，也累呆了，也沒有想到生氣，只有平靜地說：「對，我找到了。」按著路線圖，到了 Sultanahmet 站，下了車，沒想到那人和我同一站下車，我心想：這個人夠狠的，和我來同一個地方還騙我。下了車，那個人又找我，好像帶著良心發現的不安，關心我的安全，他說：「妳有沒有發現，在街上沒有單身的女人，這是很危險的，妳有沒有旅館住？」最後，這個良心發現的人替我介紹了一個不錯的青年旅館，就在博物館旁，包早晚兩餐，包洗衣服，單人房 2,500,000 里拉。

元月二日，我飯也沒吃，在大教堂的博物館 Hagia Sofia（希臘文：神聖的智慧）、Topkapi 皇宮和考古博物館參觀，從早上到下午，七個半小時。考古博物館的一個看守人和我談談之後，偷偷打開們，帶我上樓，參觀了樓上兩層在特洛依（Troy）、敘利亞（Syria）和巴勒斯丁（Palastine）發掘的古物。這兩層因電力問題已經關閉了兩年，是上帝的手打開了門，讓我看看。

我對大教堂原本興趣不大，但是哥哥極力推薦，路途中那位韓國人也要我一定要參觀 Hagia Sofia，我才進去。在康士坦丁皇帝把基督教訂為國教之後，用了十年的心血蓋了這座當時世界最大的教堂。我走進門，就被這教堂的莊嚴、氣魄和優美所震撼，五十五公尺高的頂，三層的建築，大柱子和巧工鑲嵌的馬賽克圖像，使我捨不得離開。我在那裡有一種想好好禱告的感覺，當我安靜下來，上帝回答了我十天以來的問題，關於基督信仰的傳承：

「妳看，這就是不把時間花在『人』上面所得的下場。華麗的大教堂、山中洞穴中精美的圖畫都經不起時間的淘汰，成為博物館、廢墟或是藝術品，但是信仰卻傳不

下來。惟有把時間花在『人』上面，去傳福音，去愛你周圍的人，信仰才能傳承。」

我悔悟自己作了多少將在時光淘汰中成爲垃圾的工作，卻時常輕忽了那在我身旁，需要被注意、需要被關心的人。在這一刻，我學到了土耳其之旅的第三個功課—多去作「人」的工作。

元月三日清晨，旅館找來巴士送我們這些住店的旅客去機場。我進了機場找不到飛機的航班資料，發現我下錯了機場航站大廈。身上已經沒有土耳其幣，厚者臉皮先招一輛計程車（出租車）送我去另一個航站大廈，我第一次在土耳其坐計程車，到了地點再告訴司機我沒有土耳其錢，最後，我用一塊巧克力和一把瑞士小刀償抵車資。司機笑了，我也笑了。